

“上岗”证：栗裕的“黄埔”

2

人物传记



张雄文 著
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他的一生，如锥子一样不可阻挡地前进；他的一生，又如沙漏一样不断放弃。他是个军人，却像儒生，更像个五四出来的知识分子。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蒙冤三十六年的悲剧？他头颅里有三块弹片，经常奴役他的身体，百年火化之后才姗姗而出。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屡立奇功却不享其名的命运？他叫栗裕。一个方面军的统帅，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栗裕的老家，位于湘西会同县伏龙乡的一个小山村。少年栗裕喜欢跑步，练就了一双铁脚板和飞毛腿。后来，他在红军里填写党员登记表“有何特长”一栏时，惜墨如金地只写了三个字：“跑长路。”

栗裕走出湘西，如果也有些许遗憾的话，那便是与黄埔军校无缘。萧劲光就不无惋惜地说栗裕，“没有特殊的际遇，也从未有机会进过正规的军事院校”。

号称“红军之鹰”的林彪，就是黄埔军校四期的学员，大约只学了六个月，便开始“上岗”，被分配到叶挺独立团三连，担任见习排长。他的全部军校学识，也仅初步接触了《战术学》、《兵器学》、《筑城学》、《地形学》等课程以及单兵动作、连排营行军、平战中的联络等训练而已。

这些课程和训练，在叶挺独立团扩编升级而成的二十四师教导队几乎都有，时常前来做报告、授课的周恩来、恽代英，就曾是黄埔军校“大师”级的教官。因此，这支中共当时唯一正规武装的教导队，被称为中共领导的军官学校。

1927年5月，没有机遇进入黄埔军校的栗裕，在参加常德二师学潮时遭通缉，被迫中途辍学，一路昼伏夜行逃到武昌后，进入了二十四师教导队，有幸成为这所“军校”的一名学员，并做了兵头将尾的班长，开始了自己“学万人敌”的经历。

教导队的驻地也十分正规，不输于清雅宁静的黄埔岛。驻地位于武昌宾阳门外，原来是一所大学的校园，环境清幽，场地开阔。教导队共有一千余名学员，清一色的中共党员团员。“古来征战几人回”，二十二年后，毛泽东宣布“中国人民站起来”时，学员们却已大多倒下，血洒疆场，所剩无几。

对这所“军校”，中共颇有见识的高层格外重视，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都异乎寻常的严格。

一般军队或军校都是每天“三操两讲”，教导队却是“四操三讲”。“四操”是：早晨一次跑步，上、下午各一次军事课目操练，黄

昏一次军事体操。“三讲”是：上、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；晚上一小时点名训话，实际上也是政治课或军人修养课。

或许，从这些课程里，似乎也可以找到后来李默庵、张灵甫、王耀武、邱清泉、杜聿明等不少黄埔军校学员，三三三两两后成为教导队学员栗裕手下败将甚至阶下囚的一个原因。

每当清晨起床号一响，“枕戈待旦”的教导队学员们，必须神速跳下床铺，穿衣、洗漱、整理内务。随后便是十公里的例行长跑，目标是抢占校园外一座百多公尺的山头。抵达终点时，学员们按先后次序排队，最后一名站在排尾。队长不表扬也不批评，但众目睽睽之下，后到者的尴尬与愧疚之感，自然可想而知。黄埔军校也有围绕黄埔岛公路晨跑的操练惯例。绕岛一周，大约有十五公里。林彪曾因体质较弱，在跑步时突然栽倒，整齐的队形顿时被打乱，在教育长邓演达面前着实出了一回洋相。

栗裕早在老家就有过有意识的长跑训练，教导队这一操练项目，自然是小菜一碟，难不倒他了。学习中的栗裕心情十分舒畅，很快习惯了军旅生活。

一个月下来，他的身体更加结实，脸色黑里透红，四肢尽是鼓鼓的肌肉，与健美运动员有得一比，走起路来虎虎生威。他已从一介文弱的白面书生，成为一个可以迎接任何严酷战斗的现代军人。因为表现突出，这年6月，栗裕从共青团员（常德二师时加入）转为中共党员。不久，武汉国民政府的“帅哥”领袖汪精卫，比翻书还快地突然翻脸，继南京蒋介石之后，向多年同一战壕的战友中共，举起了寒光闪闪的屠刀。

武昌城外蒸蒸日上、逐渐声名在外的教导队，自然也成为汪精卫

夜不能寐的心腹之患。因此，他朝思暮想地打起了“狼吃小羊”的主意，想收缴这支不可小视的生力军的手中枪。但天不假其便，他下手迟了一步。

1927年7月，中共中央决定和蒋介石、汪精卫唱武装“对台戏”，在江西南昌举行暴动。教导队随即奉命跟叶挺一起，离开危机四伏的武汉，向南昌集中。栗裕就此提前“毕业”，结束了两个余月充实的“黄埔军校”生活。他带着这张汗渍斑斑的“上岗”证，开始走进血与火的新的校园——“青山大学”。

栗裕第一所“青山大学”，是江西的井冈山。近代中国史上最“牛”的山，当然不是颇有盛名的珠穆朗玛峰，而是这座一草一木都曾化作锐利刀枪的井冈山。

陆定一赞叹说：“井冈山，两件套；历史红，山林好。”井冈山刚柔相济的山林，见证了一代风云人物走进历史的脚步。因此，感恩井冈山的人不少。但对它有着分外独特情感的人，还是非由此白手起家，开始叱咤风云、吞吐宇内人生的毛泽东莫属。

1959年庐山会议时，毛泽东对身为国防部长却上万言书指责“大跃进”，有军人干政之嫌的彭德怀说，你解放军不跟我走？我就到井冈山上找红军去！

无独有偶。大致相同的话，在十二年后的“九一三”事件前一天，毛泽东又重复了一次。他不屑地对总参谋长黄永胜说：“我不相信解放军会跟着你黄永胜走！什么总参谋长？打起仗来，我就是参谋总长。解放军跟你黄永胜走，我就到井冈山找红军去！”

红军是什么？是浩瀚大海前身的小溪；是参天大树幼时的弱苗；也是亿万富翁早年的地摊。

1965年5月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发

起的前一年，毛泽东忽然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，特意沿当年秋收起义之路，重上井冈山。站在“弹洞前村壁”的汪洋界上，他还“怀逸兴，壮思飞”，慷慨赋词：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！”

这一非同寻常的举措，似乎可以稍稍窥见毛泽东准备再展神威，发动“文革”，重来一次全新革命的初衷。“文革”尽管如期发动，但此事“赞成的不多，反对的不少”。有了一生少有的挫折感后，毛泽东对江青说：“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，我就重上井冈山，重新领导红军搞第二次革命！”

在他隐秘的内心深处，井冈山已不再是南方一座满目苍松翠竹的普通山林，似乎早已幻化成个人与国家的祥瑞之地，是溪流的细浪必然掀翻豪华巨舶的信心，也是胜利的红旗必然插上敌人堡垒的保证。

“文革”中，毛泽东有一回对上将陈士榘说：“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，都是井冈山的么！”

“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”，历史巨人似乎也不能免俗。因为来自井冈山，毛泽东表达了对陈士榘的由衷信赖。

“九一三”后的1972年1月，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时，稠人广众之中，拉着与自己一样垂垂老矣的栗裕的双手，不无伤感地说：“井冈山的老人不多了！”

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至少有四个涵义：一是悼念逝者陈毅；二是慰藉生者栗裕；三是痛惜平生最为信任的林彪自我毁灭；还有就是自怜自叹。这四个人都连着一座井冈山，如今战友凋零，英雄迟暮，毛泽东孤寂落寞之情溢于言表，令人无限感慨。

和林彪、陈毅一样，栗裕军旅生涯的成熟，就源于井冈山这所“青山大学”里“跟着毛泽东、朱德学打仗”。

夏青青答应了郑磊的求婚

完

职场小说



陈晖著
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美商独资公司睿智无限中国区首席代表突然离职，主管销售的副总拉走一批团队和客户另起门户，巨变中远在美国的总经理束手无策，市场总监夏青青临危受命，挑起公司发展重任，公司危机变成了夏青青的个人机遇，但是机遇，从相反的角度看，也就是危机。小说以夏青青的职业成长与情感发展为主线，穿插着总经理Allen的创业激情、副总经理James与前台安妮的情感纠葛，以及郑磊、李雯等一批在职场中奋斗着的小人物的故事……

【上期回顾】

夏青青离开睿智公司后，休息了一阵后开始找工作，这时James请夏青青吃饭，希望她加入他的公司。

夏青青真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有些人身上就从来没有岁月和挫折的影子呢？就像Allen。明明遭受巨大打击，一手创办的企业失去了管理权，那感觉应该就像是自己的孩子被法官判由别人抚养一样吧？

Allen、郑磊、夏青青，三个人人手一瓶啤酒，坐在河岸酒吧的藤椅里。大家各自歪斜地靠着，一边看人入人往，一边各怀心事。

Allen兴奋地讲着他在非洲的见闻，喋喋不休。从睿智公司出来之后，他就去了非洲旅行，一走就是三个月。“我终于知道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了。”讲了大半天，这才是Allen想要说明的结论。“人活着就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这才是快乐。”

郑磊有些不以为然。扭头，看过往的姑娘，忽然说了一句，“那怎么成？你能想上街上的姑娘就上吗？”Allen一愣，不明白郑磊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夏青青笑。Allen明白了，也笑，努力解释了一下。“不是，我是说，要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”

郑磊抽了口烟，玩弄着手里的啤酒瓶，斜眼看着Allen，似笑非笑不说话。夏青青忍不住伸手打了他一下，“这个人怎么这么坏？”

这一下，让Allen忽然明白了另外一件事，那就是夏青青与郑磊的关系已经不一般了。虽说两个人还没公开，可是从刚才的动作已看得出来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男女朋友的关系。他心里忽然有点酸酸的，可也无可奈何，刚才一肚子的激情澎湃却忽然间不见了。于是沉默了下来。

郑磊以为Allen生气了，有点过意不去。于是挑起别的话题。“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？”

“什么？”
“就是接下来啊。难道你准备在非洲生活一辈子啊？”

“哦。你是说公司的事。是这样的，我现在有个新的想法，这也是我在非洲3个月琢磨出来的。”Allen的宏伟计划就是再开一家公司，做跟以前差不多的产品，以中国为基地，完全本地化，从零做起。

夏青青听着郑磊和Allen的一问一答，心想自己也帮不上什么忙。看着Allen满怀斗志的样子，仿佛曾经所有的困难都已经忘了，马上又要踏上新的征途。不知道到什么，夏青青情绪有点低落，这样的奋斗不知道多久才会是个头。

“青青？”忽然听到Allen在喊她的名字，夏青青才意识到自己走了神。“怎么？你们说什么？”

“我是说，你愿不愿意来帮我？”Allen一脸诚恳与期待。

我愿意吗？夏青青看着Allen，不知道怎样回答。她看了看郑磊，郑磊也正望着她，答应Allen，就意味着自己要重新走一遍去年的路，从新开业、招人、策划产品、开发、做宣传……夏青青忽然觉得很累。况且Allen的那个产品在中国本身就是一件利润与风险共存的事情，自己还有精力去冒这样的险吗？

“Allen，很谢谢你看得起我。不过，可能我未必是你最好的人选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之前做得很好啊，我觉得你很适合。”

“心态不同了。如果当初一直持续下去，也许还好，可睿智后来折腾那么一场，我真的有些身心俱疲。恐怕短时间内很难提起精神再做这个产品了。再说做了这么久，我的思维模式也有定式了，也许不太适合创业的公司。你不如找个新人来重新开始比较好。当然，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我一定会帮忙的。”夏青青讲话一贯沉静，有条理，让人难以找到漏洞。

Allen已经听出了她婉言拒绝的意思，脸上的失望还是情不自禁地流露了出来。但是人各有志，也不能强

求，只能说些以后还有机会之类的话找个台阶。

郑磊在一边微笑。他看着夏青青，这姑娘身上有种处世不惊的镇定，这样从容淡定的姿态是他最喜欢的。他以前以为这种范儿只在北京姑娘身上找得到，可没想到在这个身材瘦小的白净秀气的南方姑娘身上，被放射出另一番味道来。最近他越来越喜欢夏青青了，说不清楚是为了什么，反正就是几乎无时无刻不想她，只要在一起，看着她就处处喜欢了。

有了之前多年的积累，夏青青的新工作找得十分顺利。她把简历发给几个比较熟悉的、靠得住的猎头，没多久就接到了一堆面试，然后很快就拿到了几个offer。

夏青青决定去一家合资企业。公司目标是三年上市，目前已经积累了不少成果，处在盈利并且飞速发展的阶段。于是，夏青青决定接受这家公司的offer。当然，薪水如她所坚持的，比原来她在睿智的时候也增加了30%。

这一天，阳光很好。北京的八月已经有一点秋天的迹象，天好像越来越高越来越远，开始蓝得青翠起来，一朵朵白云好像是被吹散了的棉花糖，成团成团地堆在天上。这个早晨，夏青青醒得很早。她躺在床上，有点百无聊赖。想到下周就要去新公司上班，又要进入那朝九晚九忙忙碌碌承担巨大压力的生活，夏青青心里倒是有点舍不得现在这样悠闲的日子了。她忽然想起什么，于是起身，给郑磊打了个电话。

郑磊唱着歌，以军人的速度快速地洗了个澡换了衣服，10分钟之后就出了门。半个小时以后，郑磊那辆黑色宝马X5就停在夏青青楼下。车刚洗过，在阳光下黑得耀眼，好像一匹黑色的豹子，驯服地趴在路边。

门开了，夏青青走了出来。她穿了一件苹果绿色T恤，黑色短裤，头发束了起来，扎成一个马尾。刘海也用

发卡卡了起来，露出光洁的额头、修长的脖子。远远看去，好像是棵绿色的小竹子，水灵灵地从阴影处走出来。郑磊喜欢。

到了北戴河已是下午，原来郑磊在北戴河有个很漂亮的三房公寓，据说是他父母留下来的。公寓虽然有点老旧，但位置很好，正对着海。

海边人不多，但也还是有几对男女老少，穿了各式的游泳衣在海岸边跑来跑去。夏青青不想游泳，于是两人就赤了脚在海边散步。

夏青青闭上眼睛，感觉身体越来越轻，仿佛要随着海风一起飘起来。然而忽然间，郑磊就吻了过来。他好像常常喜欢这样的出其不意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夏青青觉得郑磊的嘴唇离开了，有一点阳光射了过来。于是她睁开眼睛，郑磊的脸就在眼前。他一手抱着自己的腰，一手搂着自己的肩膀，看来他一直这样直视自己的脸。夏青青脸红了，想推开他可是又推不动，只好说，“你看着我干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就觉得你好看。”
“别看了。”
“不行。我眼睛直了。”
“那我帮你移开。”

夏青青说着，就想伸出手去搬郑磊的脸。无奈手指却被郑磊一口咬住，含在嘴里。

夏青青觉得浑身一麻，脸更红了，连忙把手抽回来，不知说什么好。这时郑磊又吻了过来，铺天盖地不容置疑。郑磊的吻带电，让夏青青的心颤了，脚也软了，这感觉她好熟悉。忍不住琢磨着，这个男人，和他，会有怎样的结果啊？

忽然，手机振动起来，她打开看了一下，居然是张博文的短信，“好久没有你的消息。你还好吗？下雨了，我好想你。”这时候，郑磊忽然拉住夏青青的手，说，“青青，我们结婚吧。”夏青青望着他，静静地点了点头。用另一只手把手机关了，放进包里。